

第一章

分赃的盛宴

—— 巴黎和会

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的 101 响礼炮在贡比涅森林上空鸣响后，号称“三巨头”的法国总统克列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各怀鬼胎，迫不及待地相会巴黎。克列孟梭强硬得像只老虎；劳合—乔治狡猾得像只狐狸；威尔逊伪善得自比为耶稣基督。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共同导演了一场分赃的盛宴。

一时间，人们看到的尽是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谈论和平的讲坛成了讨价还价的自由市场。买卖之声相闻，交易之举可见，直弄得和平会议不和平。在一片熙熙攘攘的“成交”声中，巨头们满足了私欲，皆大欢喜，却留下了又蒙上战争阴影的《凡尔赛和约》。

“这不是和平，这是 20 年的休战！”福煦的这句气话却不幸言中了现实。也就是整整 20 年后，《凡尔赛和约》在更大规模的战火中化作了灰烬，成了一挥而去的过眼烟云。巨头们的贪欲也都成了一枕黄粱。

三巨头舌战巴黎

1919年年初的巴黎，街道上整日旗帜飘扬，车水马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不仅可以看到常见的欧洲人，还能看到来自东方的中国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以及来自非洲和美洲的黑人……

他们语言不同，肤色各异，穿着更是五颜六色，巴黎人仿佛觉得一下子到了另一个奇妙的世界。这座萧条的大都市有些失魂落魄了。

原来，数十个国家的几千名代表和工作人员已陆续抵达巴黎，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

1月18日，人们翘首以待的巴黎和会在多塞街法国外交部大厅开幕了。

法国总统彭加勒宣布开会。他发表了长篇演说，要求制裁战争祸首，防止新的侵略。大会选举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为和会的主席。

全体会议结束后，十人会议开始工作。他们进行了长达4天的讨论。和会面临的问题很多，究竟应该从何处开始讨论，这就涉及到了和会的程序问题。克列孟梭与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针锋相对。

威尔逊非常坚决地要求先讨论国际联盟问题。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和平应当建立在公正和道义原则的基础上，否则这种和平就无异于建立在流沙之上。十四点已为持久的和平下了明确的定义。国际联盟盟约应当与和约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批准和约就是批准盟约，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

克列孟梭听着威尔逊的长篇大论，早就不耐烦了，他直截了当地说道：“和会的使命是讨论德国问题，惩办战争祸首是天经地

义的事。你们美国没有遭受过我们所经历过的苦难，法国理所当然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坚持主张将国际联盟与和约分开讨论，分开批准。

劳合一乔治则要求先讨论殖民地等问题，然后再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国际联盟问题。他们清楚，若是按威尔逊的意愿先建立起国际联盟，那么在讨论和约时美国就会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就很难按自己的意愿分赃了。他们指望将国际联盟淹没在无穷无尽的争吵和关于领土、赔偿等的讨价还价之中。

可是，威尔逊的态度异常坚定，没有丝毫退让的余地，他提议成立特别委员会讨论国际联盟问题。克列孟梭和劳合一乔治感到也不能完全拒绝威尔逊的要求，于是他们采取了斧底抽薪的办法。他们同意将国际联盟问题提交特别委员会研究，但又坚持让那些一向遭受藐视而未能参加和会实质性工作的小国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克列孟梭和劳合一乔治想极力把委员会搞得庞大臃肿，借以拖延会议时间，把那个令他们恼火的国际联盟问题长期从议事日程上抹去。克列孟梭假惺惺地说：“如果向小国敞开委员会的大门，世人就会看到，大国有同弱小民族合作的诚意。”

威尔逊看到克列孟梭和劳合一乔治千方百计想阻挠委员会的工作，于是采取了一个外交步骤。他果断地宣布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克列孟梭和劳合一乔治不好再反对，他们心想，就让这位理想主义者继续作他的梦去吧。后来，这个委员会便以它的驻地命名为“克利容饭店委员会”。

1月25日，威尔逊在和会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国际联盟应是整个和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大会最后接受了他的观点，决定将他的建议提交“克利容饭店委员会”讨论。这使威尔逊感到十分欣慰。

可是，劳合一乔治和克列孟梭已迫不及待地想瓜分赃物了，他们对国际联盟问题早已厌烦透了。劳合一乔治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看东方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并不那么复杂，我们现在就可以讨论德国殖民地和土耳其领地的归属问题了。”他急切地想根据战时秘约把英国夺占的大片地盘固定下来。劳合一乔治话题一开，各列强都表示反对把殖民地归还德国，他们纷纷抛出了各自盘算已久的主张。克列孟梭要求瓜分多哥和喀麦隆；日本人坚持取代德国对中国山东半岛的控制权；意大利人也开始大谈他们的殖民利益问题……

威尔逊眼看着他钟情的国际联盟问题快要淹没在殖民地的争夺中了，心里又急又气。他知道，美国是个迟到者，大片的殖民地已被他们占领了。要是按他们的意愿行事，美国不仅什么也捞不着，国际联盟更是无从谈起了。对于威尔逊来说，在国际联盟问题上让步，就意味着声誉扫地。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国际联盟确立美国霸权的野心也要落空。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不过，威尔逊心里也很有底。各国人民饱受战火之苦，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在很多人心目中，国际联盟将是和平的唯一保障。威尔逊认为这是他手中一张强有力的牌。他再次要求大会讨论国际联盟问题。威尔逊一本正经地说道：“如果按你们的方案分配殖民地，全世界就会说，各大国首先瓜分了世界上无力自卫的地区，然后才建立国际联盟。这是违背公正和道义原则的。”

克列孟梭直率地反驳道：“道义原则虽好，可现实世界是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

威尔逊不屑与他争论，继续说道：“德国殖民地和土耳其领地应当视为国际联盟的财产，由它来处置。我建议由国际联盟把这些领土交给先进民族托管，直到搞清楚当地居民的真实愿望为止。在这些托管地区，应当实行门户开放和商业自由政策……”

劳合一乔治和克列孟梭对威尔逊提出的托管制度十分警惕，他们担心美国以托管为名重新分配他们在战争中已经夺到手中的赃物，更惧怕美国凭它的经济实力插足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一

致反对这项制度。劳合—乔治生怕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位受到危害，赶忙提出了各自治领的要求。他急切地说道：“战时各自治领占领的领土应当视为已被征服，理应划归有关自治领的版图……”

威尔逊表示反对，他辩解道：“如果德国的殖民地被吞并了，那么德国人势必要求将这些殖民地的价值折算为对战争的补偿，而实行托管就完全避免了这一切……”

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他们无言以对，但他们坚决要求，一旦托管制度得到批准，就应立即在各国之间分配委任统治权。威尔逊对此也不肯让步。

巴黎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裂痕，而且注定有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

“陛下，我们输掉了战争”

巴黎和会的召开颇费了一番周折，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签订后，各战胜国紧张筹备召开的。所以，巴黎和会召开的背景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首府萨拉热窝。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极不寻常的一天。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储弗兰西斯·费迪南大公和夫人索菲来到了萨拉热窝。此时的费迪南大公穿着笔挺的军装端坐在敞篷汽车里，不时昂起他那高傲的头，向道路两旁的人群挥手致意。

费迪南大公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他根本没把这些波斯尼亚臣民放在眼里，当他僵硬地向人群挥舞双手的时候，他的内心正在盘算着那个邻国塞尔维亚。他选择这一天来萨拉热窝，就是要去靠近塞尔维亚的边境地区检阅军事演习，他要向塞尔维亚

耀武扬威，让他们吓破胆！

费迪南大公根本想不到这明媚的夏日会隐藏着瑟瑟的杀机。当他作梦也想征服塞尔维亚的时候，塞尔维亚人也在算计着他。他更想不到，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中就有塞尔维亚人训练的波斯尼亚杀手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们大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少年，混迹在人群当中很不起眼。

正当费迪南大公沉醉在他的“梦想”中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又把他震回到现实当中。大公赶忙起身惊问道：“出了什么事？”原来是一枚炸弹在车队中爆炸了。所幸的是，这枚炸弹先是扔到了费迪南大公坐车的敞篷布上，接着又滚落到后面的第三辆车前才爆炸，几个侍从人员受了伤，大公夫妇安然无恙。面对惊慌失措的车队，大公仍保持着军人的镇定自若。费迪南吩咐将伤者送往医院，车队继续驶往市政厅。

爆炸事件好像丝毫没有影响费迪南大公的兴致。在市政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结束后，大公决定按计划前去参观博物馆。这次萨拉热窝市政当局加强了戒备，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车队缓缓地驶向博物馆驶去。

正当车队驶抵距市政厅不远的一座桥时，费迪南大公鬼使神差般地改变了主意，他要先去医院看望伤员，然后再去参观博物馆。他哪里知道这对他个人乃至整个欧洲大陆意味着什么。车队开始缓慢地掉头。

这一切都被混在人群中的一位波斯尼亚杀手看得真真切切，他就是年仅 19 岁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望着近在咫尺的大公夫妇，普林西普感到这真是上帝的恩赐，一股复仇的火焰顿时充斥了浑身的每一个细胞。他像一头狂怒的公牛，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拔枪便射。

随着“砰砰”两声枪响，周围的一切变得死一般的沉寂，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踌躇满志的费迪南大公终

究没能逃脱这位小小少年稚嫩的双手，盛夏阳光明媚的萨拉热窝成了他生命旅程的终点站。

普林西普拔枪怒射的时候，满脑子只有“复仇”两个字眼，他要为饱受欺压的巴尔干斯拉夫人复仇！他哪里知道欧洲早已笼罩在浓重的战争阴影中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勾心斗角，合纵连横，逐渐形成了以德国、奥匈帝国为核心的同盟国集团和以俄、法、英为支柱的协约国集团。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尖锐对立，水火不容，曾几度走到了战争的边缘。此时他们都在磨刀霍霍，像一群饥渴的野兽一样紧盯着渴望已久的猎物，随时准备扑上去拼抢。欧洲大陆嗅到了越来越浓烈的火药味。普林西普的义愤之举无异于一根冒着火星的导火索，为一场帝国主义列强筹备就绪的战争盛宴点燃了开宴的蜡烛。

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政府发出了条件苛刻、期限很短的最后通牒。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随后奥匈军队开始炮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在大炮的轰鸣声中，帝国主义列强早已上紧发条的战争机器隆隆启动了，德国、俄国、法国和英国迅速加入了这场大搏杀。“开始了！”成了当时普遍流行的一句话。这场帝国主义的战争盛宴顷刻间使欧洲陷入了一片血雨腥风之中，陆续将世界上33个国家、13亿人口卷入了战火。

当战端初启的时候，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都攒足了劲儿恨不得一口吃掉对方，独吞盘中的美餐。后起的德国更是雄心勃勃，早有图谋。德军按史里芬计划发起进攻后，在小小的比利时即遭到了顽强的阻击，德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了列日要塞，协约国集团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德军通过比利时后迅速突入法国，以势如破竹之势连创法军，逼近巴黎。法军在十天之内损兵折将30万。面对法军的节节败退，德皇威廉二世兴奋不已，德国更是举国欢庆。德军统帅小毛奇不禁有些昏昏然了。但他低估了浪漫

的法国人。法军在南撤的过程中暗中调整了兵力部署。当德军推进到马恩河一线时遭到了法军的顽强阻击。双方恶战数日，各损兵 25 万。由于德军准备不足，未能突破法军防线，战事转入了僵持状态。此时小毛奇才如梦方醒，不禁仰天长叹：速决战的计划破产了！德国人的理智促使他只能硬着头皮向满脸渴望神情的威廉二世报告：“陛下，我们输掉了战争。”

马恩河之役后，两大集团又先后在凡尔登和索姆河等地展开血战，欧洲大地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绞肉机”，千百万生灵互相残杀。随着这台“绞肉机”的不停运转，人们闻到的是呛人的硝烟和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儿，看到的是无数残肢断臂和血流成河。经过这么几次惨烈的大战，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运动战演变成了阵地战，形成了几条绵亘的漫长战线，战争变得遥遥无期。英国实施海上封锁，德国则用无限制潜艇战还以颜色。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到了 1917 年，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几年的战争，已被拖得民穷财尽，人民的厌战情绪高涨，国内危机四伏。庞大而脆弱的俄国首先支撑不住了，俄国国内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帝国主义列强都意识到，必须尽快结束战争。它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要做最后一搏。这场战争盛宴快到曲终人散的时刻了。

威尔逊的十四点“福音”

正当欧洲激战正酣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夜总会通宵达旦，座无虚席；跳舞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高档商店顾客盈门……

美国报刊虽然慷慨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欧战的爆发，可美国人更关心的是经济行情、体育新闻和名媛贵妇们的丑闻。

对于欧洲的厮杀，美国人只是观众，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场难得上演的好戏。在他们眼中，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一个学生杀了一个大公，难道这就有理由让死亡和毁灭席卷全球吗？美国人认为，他们刚刚完成了开发一个蛮荒大陆的大业，还有自己的事要做，欧洲人发疯，关他们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要在一场欧洲帝王胜负未卜的战争中去冒风险呢？

美国人的这种情绪是他们的开国元勋谆谆教诲的结果。华盛顿 1796 年在他功成引退的告别词中说道：“我们对待外国的有重要意义的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商业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少与他们发生政治联系。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害关系和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呢？”

托马斯·杰斐逊 1823 年对当时的詹姆斯·门罗总统说：“我们首要的基本箴言应当是：决不把我们自己卷入欧洲的纠纷中；其次是不许欧洲来干涉大西洋这边的事情。”这些思想在门罗那里就发展成了著名的门罗主义宣言。

当美国民众沉浸在浓重的孤立主义情绪中时，有一个人却紧紧盯着欧洲的战事，他透过战争的硝烟，似乎已敏锐地感觉到美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内心兴奋不已。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威尔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博士头衔的白宫主人。他 1856 年生于美国南部弗吉尼亚州一个北爱尔兰移民家庭。他父亲是长老会教堂的牧师，威尔逊的童年时代就是在严肃的宗教气氛中度过的。每天清晨和傍晚，他们全家都要举行家庭祈祷、诵读圣经、唱赞美诗。宗教的熏陶在威尔逊的心灵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身上总透着神学家的气质，满脸庄严肃穆的表情。从 16 岁开始，威尔逊先后在三所大学学习，到 29 岁获得博士学位时，一共接受了 13 年的高等教育。此后，威尔逊开始了长达 25 年的执教生涯，

先后讲授过政治学、历史学和宪法。

可是，他更醉心于政治，有强烈的权力欲望。还在少年时代，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们就象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三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成了威尔逊心目中的政治偶像，对他的辩才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读大学的岁月中，威尔逊极力培养格莱斯顿式的政治家风度。他积极参加各种辩论会，培养他那种词章华丽、三句话不离上帝的演说风格。他还在宿舍房间里贴上了一些手写的名片：“伍德罗·威尔逊 弗吉尼亚参议员。”威尔逊对他妻子道出了他的雄心壮志：“我有强烈的领袖欲的本能，有一望可知的演说家的气质，我没有兴趣进行那种乏味的研究”。在他看来，政界的道路要从教育界进入。”

威尔逊政治上的发迹也正是在他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执教后开始的。在这所以保守闻名的大学里，威尔逊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扬名。他的口才和写作才能很快博得了一些民主党权势人物的赏识，将他推上了校长的宝座。在那次盛况空前的就职典礼上，威尔逊娓娓动听的演说使华尔街巨擘老摩根听得入了迷，发现他有鼓动一般老百姓的本领。威尔逊任校长伊始，就在这所保守的大学推行大胆的教学改革计划。在这场斗争中他博得了民主政治的斗士、进步教育家的名声，成了全国瞩目的人物。在捞足了政治资本后，民主党财阀们把他捧上了新泽西州州长的职位，1912年又将威尔逊送进了他梦寐以求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威尔逊的从政经历，让人觉得他与其说是位政治家，不如说是位福音传道师。他一入主白宫，一些政客即不安地问道：“他打算在那里干些什么呢？”

有人就回答说：“他是来施教的。”

这也难怪，威尔逊是饱读诗书的专家教授，又是个长老会教徒，他自信受了上帝的启示。在他看来，唯一的基本差别是正确与错误的差别，而在这一点上，他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幸运，因为

他永远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他曾对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说道：“我很为同我持不同意见的人感到惋惜。”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他们是错误的。”不久人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既然他已经成了恺撒，他就不免要认为自己是上帝了。”

这就是先知般的威尔逊，极端自信，并以头脑清晰自傲，对于任何细微的抵触都会感到不耐烦。他满口的学究腔和宗教般严肃的态度，使他惯以娓娓动听的华丽词藻掩盖自己的政治企图，总免不了要落下个伪善的嫌疑。威尔逊就是以这种道学家的气派躊躇满志地在白宫听朝问政了。

萨拉热窝的枪声不仅点燃了欧洲的战火，也点燃了威尔逊内心深处的欲望之火。这位善于窥测时机的总统立刻意识到这是美国发家致富的良机，也是美国跨过大西洋的希望所在。他果断地选择了中立的“上策”，他要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对威尔逊来说，中立既是笼络人心的金字招牌，更是对付交战双方的一张王牌，这有可能使他成为最高仲裁者。

威尔逊首先扮演了商人的角色。他用他那特有的含蓄道出了想大捞一把的心迹：“美国应该准备以它的资源，它的能力，它的生产力和它的分配手段为它自己和人益服务。”在“不屑参加有伤尊严的战争”口号下，威尔逊大发战争横财。僵持不下的战争耗尽了欧洲一百多年来所积聚的财富，欧洲需要一切的东西。随着协约国集团的订单象雪片般蜂拥而至，黄金的洪流越过大西洋滚滚而来。山姆大叔的腰包象变魔术般急剧膨胀起来。在美国，工资和物价都扶摇直上，华尔街证券交易所中的股票价格涨到了荒谬的高度。美国一转眼就从一个债务国变成了世界债权国，连道貌岸然的威尔逊也禁不住吹嘘说，美国的商业已增长到了快要胀破上衣的程度。这些沾满了战争血污的美元为威尔逊编织了“繁荣、进步与和平”的竞选口号，使他在 1916 年如愿以偿地竞选连任。

此时的威尔逊已远远不满足于当一个成功的商人了。他不无

自得地说道：“过去我们总是要求助于其他国家，寻求别国的资本来帮助我们投资，仰仗在国外市场上出售我们的证券，而现在我们将这些证券的一半以上购进了。该接济谁，不该接济谁，在很大程度上能由我们说了算。”财大气粗的威尔逊已按捺不住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颗领导世界的野心了。他开始梦想着扮演宙斯的角色，他要成为世界的主宰。

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对美国参议院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和平条件的演说，喊出了“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口号，要求交战双方开出停战的价码。威尔逊明摆着是想当和平的最高仲裁人，可是交战双方已杀红了眼，它们都准备作最后一搏，对于威尔逊的这篇心怀叵测的演说反应冷淡。这倒并未使威尔逊感到失望，他内心里更希望它们打下去，打到精疲力尽的时候他威尔逊说话会更有份量。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有人问威尔逊希望哪一方获胜？他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获胜。因为双方都同样不关心中立国家的权利。尽管德国是野蛮地杀害人的生命，而英国则只是掠取货物。”威尔逊还在耐心地窥探着时机，他准备笑到最后。

然而，1917年初形势的发展使威尔逊再也不能稳坐钓鱼台了。英国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攻势惨遭失败，德国又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使英国面临严重的饥荒；俄国的二月革命更使协约国集团雪上加霜。德国获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威尔逊贷给协约国的美元会付诸东流，他的雄心壮志也很有可能成为一枕黄粱。这是威尔逊绝对不能容忍的。

于是，这位曾感到参加战争有伤尊严的总统又开始用他那娓娓动听的语言大肆制造战争舆论了。他利用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制造出一种气氛，使美国大众产生一种他介入战争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深刻“印象”。1917年4月6日，威尔逊签署了对德宣战书，

走上了直接瓜分战争红利的道路。

就在美国还没有真正投入战斗的时候，1917年11月俄国爆发了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新政权立即向全世界公布了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纲领，宣布废除秘密外交，要求立即举行公正的谈判，结束帝国主义的大屠杀。苏维埃政府相继公布了沙俄时期和临时政府与协约国签订的有关战后分赃的全部秘密协定，并开始与德国单独进行和谈。苏维埃政府的这些和平举措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了强烈震动。饱受战争之苦的各国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协约国集团处境尴尬，忧心忡忡。英、法等列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布尔什维克的和平呼吁必须作出答复，可是它们都被那些秘密条约捆住了手脚。于是，它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开战以来唱惯了和平高调的威尔逊，要求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发表一项声明，抵销布尔什维克的影响。

威尔逊这位垂钓已久的渔人感到收竿的时候到了。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向国会致词，和盘端出了酝酿已久的十四点和平纲领：

第一点，实行公开外交，不得再订立任何形式的国际秘密协定；

第二点，无论平时和战时，海上贸易通航绝对自由；

第三点，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国际贸易机会均等；

第四点，将军备裁减到与国家安全相适应的最低限度；

第五点，绝对公正地解决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的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权利和殖民政府的正当要求；

第六点，撤出俄国领土内的外国军队，世界其他国家应向俄国提供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的不受阻碍的机会，欢迎它在其自行选择的体制下加入自由国家的社会，并

对它所需要和希求的，给予一切帮助；

第七点，解放并恢复比利时；

第八点，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法国被占领区内
的外国军队应予撤出并恢复原状；

第九点，在明确划分民族界限的基础上，调整意大利
边界；

第十点，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享有自治权；

第十一点，自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境内撤
出所有占领军，巴尔干诸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由国际保证；

第十二点，居住在土耳其的各民族享有绝对的自治权，达
达尼尔海峡在国际保证下对各国船只开放；

第十三点，建立一个独立的拥有出海口的波兰，凡波兰
人居住的领土均应归属波兰；

第十四点，根据专门盟约建立国际联盟，以便对大国或
小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证。

威尔逊信誓旦旦地说道：“我们自己一无所求。我们希望这个
世界能给善良的人以安全和自由。美国人民准备贡献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荣誉和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威尔逊给自己披上了“铁肩担道义”的行头。然而，在这篇
充满了“公正”、“自由”、“民主”等华丽词藻的演说背后，隐藏
着的是威尔逊夺取战后世界霸权的野心。在“十四点”纲领中，威
尔逊看重的是海上自由、拆除经济壁垒、裁减军备和国际联盟。他
尤其对国际联盟情有独钟，将其视为“十四点”的核心。他企图
通过主宰国际联盟，削弱英、法、德等列强，夺占世界市场，确
立美国的霸权地位。

威尔逊除了关注的这几点以外，其他各点只不过是装点门面
的招牌。他对俄国说的那一大堆甜言蜜语更是他精心玩弄的一大

花招。他幻想着阻止俄国与德国停战，诱使俄国站到协约国一边来保卫“民主”、“自由”的原则。而在内心深处，威尔逊对布尔什维克则是深恶痛绝，他企图在民族自决的幌子下使俄国四分五裂，最终扼杀苏维埃政权。威尔逊私下里说得倒是十分“直率”：“布尔什维克主义毒素所以如此广泛蔓延，就是因为它对当前管理世界的制度是一种对抗。现在该轮到我們了，我们应该在和平会议上坚持一种新的秩序，如果行得通，那自然很好！如果行不通，那就不客气了！”后来威尔逊加入了列强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行列，为他那些花言巧语加上了“绝妙”的注脚。

此时的威尔逊完全是一副普天下之下舍我其谁的暴发户心态，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利用美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夺取战后和谈的主动权。在他看来，十四点就是战后世界的福音，不仅德国要接受，英、法等协约国也应当接受。这篇冠冕堂皇、貌似公正的动听演说博得了资产阶级舆论的大肆吹捧，一时间，威尔逊的身上泛起了一层救世主的光环。

“缔结现在必须缔结的和平”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德国时，朝野上下大大松了一口气，最高统帅部尤其感到高兴。此时最高统帅部的大权已落入了号称“双太阳”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手中。这二人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自幼受到普鲁士黥武精神的熏陶。鲁登道夫恃才傲物，锋芒逼人，野心勃勃；兴登堡胸无点墨，却秉性随和，处事圆滑。大战爆发后，鲁登道夫在列日之役中崭露头角，已经退休多年的兴登堡则主动请缨。他们在东线作战不利的第8集团军首次相聚，一拍即合。兴登堡军长在听了他的参谋长鲁登道夫15分钟的情况汇报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主意，我看就这么办

吧。”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了兴登堡经常对鲁登道夫说的口头禅。他们一个台前一个幕后，配合得天衣无缝。坦能堡大捷使他们一夜之间成了德国的英雄，被捧为珠联璧合的一对统帅，德国的宣传机器吹嘘说，仅靠他们二人就能胜利结束战争。他们成了狂热的德国人崇拜的偶像。

1916年8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分别升任总参谋长和第一军需总监，组成了战时第三届最高统帅部。鲁登道夫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兴登堡计划”，大抓经济和军工生产，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战争。他们信心十足地要把战争打到底，坚决反对德国政府内部和社会民主党等党派是和谈要求。他们都是战争狂人。兴登堡就漫不经心地说，战争对他来说就象是一次浴疗。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支持下，他们不顾可能出现的严重政治后果，强行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把隔岸观火的山姆大叔推到了协约国的怀中。

随着无限制潜艇战的最后破产，德国的处境愈加不妙了。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俄国形势的剧变对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来说就象天上掉下的馅饼，令他们喜出望外。兴登堡捋着银白色的八字胡，极力压抑着内心的兴奋说道：“真没想到俄国人一下子就完蛋了，他们这么快就向我们求和了。”他似乎还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鲁登道夫倒是清醒得多，他目光炯炯地对兴登堡说道：“元帅，我们应当夺取俄国的粮食和原料！”

“对！这样一来，英国人的海上封锁就完了，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兴登堡茅塞顿开，脸上堆满了得意的笑容。

德意志帝国在1918年3月最终迫使急需喘息的苏维埃政权签订了极为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夺占了盛产粮食的乌克兰等大片沃土。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兴登堡长嘘了一口气说道：“这下好了，我们总算摆脱了难缠的俄国人，现在可以全力进行在法国的伟大战争了！”

鲁登道夫接着道：“我正在考虑发动一场决定性攻势，我认为我们能在大批美国佬到来之前决定整个战局。”

“我也是这么想的，放手干吧，鲁登道夫将军，条顿剑从来都是无坚不摧的。”兴登堡附和道。他对这位搭档的才华深信不疑，内心急切地期盼着重现坦能堡大捷的辉煌。

《布列斯特和约》墨迹未干，鲁登道夫便着手制定西线的作战计划了。他深知这是事关德意志帝国生死存亡之战，非破釜沉舟不可。他将德军大本营移驻比利时的斯巴，决心不惜损失 150 万人也要夺取胜利。他信心十足地对兴登堡夸口说：“西线战事，四至六个月内必然胜利结束。”

1918 年 3~7 月，德军在西线发动了五次大规模进攻，虽然夺占了不少地盘，使协约国军队遭受很大损失，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企图决定战局的希望破灭了。他们迷信武力，根本不懂政治，无视德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现实。

福煦元帅指挥的协约国军队很快控制了局势，开始展开反攻。8 月 8 日，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协约国军队突破了德军阵地。德军全线败退，几天内就将 3 月以来的进攻所得丢得一干二净。疲惫不堪的德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抵挡住了协约国军队的攻势，但是，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

战报传到斯巴总部时，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时呆若木鸡。沉默了一阵儿，兴登堡扫了一眼周围神情严肃的军官们，无可奈何地说道：“先生们，就这样了，我们英勇的士兵们已竭尽全力了。”

鲁登道夫似乎还没有从这种打击中回过神来，他激动地挥舞着双手，愤愤地说道：“这是帝国军队最黑暗的日子，这简直是耻辱！”又是一片可怕的寂静。

鲁登道夫渐渐冷静下来，他沉痛地对兴登堡说道：“元帅，形势已万分危机，我们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了”。

“我看也只好这样了，”兴登堡明白他的意思；“我这就去报告